

爭取更大光榮

谷 峪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的話

本書作者谷峪同志是位青年作家，他寫的「新事新辦」等小說，都為讀者所喜愛，對於帮助大家認識和處理婚姻問題，起了很好的作用。今年他又下鄉體驗生活，在老解放區——太行山區創作了這個三幕話劇。

作者在鄉下和老鄉們生活在一起，親眼看着那種愛國豐產的熱烈情景，體會了那種用實際行動回答毛主席囑咐他們的，「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的思想感情。集中的創造的記錄了那裡的人物和事情，生動真實的表現了老解放區的光榮人民。劇中人物不光有著可供模仿的模範榜樣，作者也從愛護出發揭露了某些人物身上的缺點，批判了「生產到頂」和狹隘自私等等的東西，可供咱們作為對照自己的鏡子。在人對人的關係和婚姻問題的處理上，

作者也做了忠實的描繪——從人物的生活細節上，表現了老解放區農民的政治覺悟和道德品質的提高與成長，表現了他們家庭之間、鄉親之間和領導與群眾之間的互愛互助，互相勉勵和互相批評。作者還用具體的事件，表現了科學技術是提高產量的必要條件。

我們珍視這部作品，認為它會受到大家的歡迎。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時間——一九五二年春天到秋天。

地點——故事發生在太行山老解放區。

人物——

潘玉成——縣勞動模範，村生產主任。簡稱成。

柳四妮——玉成妻，托兒互助組組員。簡稱柳。

潘小苓——高小六年級學生。玉成女兒。簡稱苓。

董愛妮——互助組組員。簡稱董。

李文波——互助組組員。簡稱波。

潘長順——互助組組員。簡稱順。

潘進才——互助組組員。簡稱才。

王區長——簡稱區。

苗青——農場技術員。簡稱青。

蕭條——報社記者。簡稱條。

第一幕

這是一個農民的屋子。舞台左邊是一條石頭砌的火炕，炕上有乾淨的被褥，還有一個小桌。舞台的中間，放着半舊的一張方桌，兩把椅子；桌子往上的牆壁上掛有毛主席給老區人民的題字……「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爲了使人更加注目，上邊繫着五色花朵。靠右邊則是通外屋的門。屋裡散亂地放着幾個條凳、圓櫈、……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個經常被借用開會的地方。

〔開幕：〕

〔遠處有開石頭的轟隆聲。〕

〔近處有春鳥的歌啼聲。〕

〔勞動模範潘玉成上。他掀開被疊，拉開抽屜，又仔細想了

想，去拉那邊的抽屜。他在我一件什麼東西。

柳：

（上）又翻什麼？又翻什麼？出門一天天的不得閒，到家還不快忙喘口氣，就又翻起來了。（她把抽屜推煞，把潘玉成推到炕邊坐下）不許再動，給我在這裡安安生生地坐一會……。

成：

喘，管的這麼寬哪？

柳：

受點氣吧。別看你在外邊管着組員，家來以後就得叫我管着點兒。（端過一碗水）給，把這碗水給我喝下去。我去插上大門。從現在到吃晚飯的時候，誰也不能到這裡來，你也不能出去。

潘：

我不渴，一會兒再喝不成啊？

柳：

我不信，一跑一大半天不渴。

（成，兩口把一碗水喝下去。立起來。）

柳：

又要幹什麼？

成：我找個材料。

柳：你要什麼我拿不行啊，你坐下呀。

成：你不知道。

柳：我不知道，你才不知道呢。這個家你一天待多一會。

成：好，你給我拿吧。宣傳員手冊，十六期。

柳：十六期什麼樣啦？

成：我不知道什麼樣，我就要十六期，快給我拿出來，快給我拿出來呀？

柳：我怎麼能不知道，十六期的書皮上畫着兩棵大金皇后玉莖（從抽屜拿出），給你，還要什麼？

成：（望着柳笑了笑）一會再說。（翻書，興奮萬分）我總不能記錯！（站起來想走）

柳：（擦着桌子回過頭來）又，又，又……
成：方才小組醞釀的時候，我說劉鳳魁的玉莖去年收一千五百斤，

有些人還不信。

柳：我也不同意你今年的計劃，訂的太高。乍一聽，像是封神榜上的故事一樣。

成：不高，不高。

柳：人家收一千五，那一定是在前五年就淨收一千四。你呢，去年的玉莖才收六百，今年就提那麼高，那可不保險。就是毛主席福再大，大家夥再幫忙，潘玉成再走運也完不成一千斤。

成：你說的多少也有些道理，可是我把一千斤的數字喊出去也有個緣故，爲的是把咱區的愛國增產的勁頭引起來。你又忘了嗎，我是縣裡的農業勞動模範哪！

柳：我那裡敢忘這一條。

成：沒有忘就好。你還要知道，勞動模範要帶羣衆邁一步，自己就先得向前走兩步。明白嗎，勞模他愛人？

柳：我說的是，當勞模要穩當一點，台階一百單八層要一層一層的

往上蹬。你要是慌慌張張地，一步蹬兩層三層，劈了大膽是小事，把群眾吓住了是大事。明白嗎？

柳：（同時）——愛人她勞模？哈……

成：我真算佩服你了。

柳：怎麼？

成：別人落後說的是落後話，你落後淨說進步話，真是了不起的能耐。

柳：（感到被揭的疼了一些）這是和你扯閒話。不是說，豐產計劃區裡沒有批下來以前，大家先醞釀嗎？……這是何苦！

（門外爭論起來！聽到的是文波和長順的聲音。潘長順大粗的嗓子：「他要有一千多斤的玉菱，你把我的腦袋立刻揪下來！」

文波：「我要是給你找不到證明，把我新買的大馬雙手給你牽過去！」二人：「對對對……」

順：（上）你在那裡找證據？

波：（上）宣傳員手冊！

順：宣傳員手冊簡直爾找——沒有。

波：你怎麼知道？

順：我怎麼知道，我一期不隔的看，就是這幾薄本，正背倒背我也行。

波：我給你找出來。

柳：慢着。找出來怎麼着？

順：把我的腦袋揪下來。

成：（笑迷迷）揪下來還得給你償命。這樣吧，找出收多少的，你也訂多少的計劃吧？

順：對，他們能收多少，我就能收多少！

成：（把書交給文波）就在這裡。

波：（又交給長順）就在這裡。

順：（發怔）這是宣傳員手冊？

柳：把眼睛睜大一點！……說的怪好聽……「宣傳員手冊我一期不隔……正背倒背……」別讓我吐嚔。

波：怎麼樣，你敢訂這麼高嗎？

順：那是「東北」。

柳：東北就不是中國？

順：東北那地方，聽說淨是雞糞土，連肥料不上就長。他們要不是有這個天然條件，他們的玉莖收到一千五百斤？他們是什麼時候解放的，呸！

柳：你說了一陣子，反正是你不行囉？

順：我到東北去一樣行。

成：咱們這裡，只要經心培養是一樣的。

〔門外喊：「玉成，王區長來了，讓你到村長家裡去。」〕

〔玉成走出。〕

〔柳跟下：「這就快熟飯哪！」〕

順：我看玉菱收六百就不少又不少。要不了話，多少算多呀？

波：一千斤就比六百斤多。

順：一千斤還不如一萬斤多呢——沒有完。我怕這無盡無休的數字

在前邊等着。

波：我看以後，你就不用吃飯了。反正早晨吃了晚飯不吃還是餓。

順：這個不能和吃飯比。

波：怎麼不能，我們要不是爲國家建設的快，爲咱們生活過的好，

別說收六百斤，收三百斤也不少。政府也不用下這麼大的力

量來領導，反正怎麼也是國弱民餓。現在不是，是你自己情

願挨餓受罪都辦不到的時候了。享幸福有自由，受罪沒有權

利。怎樣才能大家享幸福？那便是生產、競賽！（出門）

順：（自語）唉呀，我也是不願意受罪的人，可也不願意拼着命去

換幸福。（往外走）

柳：（上）長順，你上那裡去？

順：我那裡也不去。也許我去打聽區長，看咱們村的增產計劃批准了沒有。

柳：哎，我問你：你和愛妮談的怎麼樣了？

順：談的什麼？

柳：裝的——大塊山藥。「什麼」，對象嘛——什麼！

順：大嬌，怎麼你先作踐我呢？根本沒有的事。

柳：「瞞着不長命」。今天我領着孩子們在山下曬太陽的時候，看見了。……

順：看見了什麼？

柳：看見了董愛妮，爬着山坡，磕磕絆絆地找你去了。嘿，那兩隻眼光顧了找你，連路也顧不的看啦。

順：她找她的，我向你正式聲明：我——潘長順向來沒有這種意思；以後可別在暗地裡再糟蹋我。

柳：喲，你還想等好行市？

順：並不是我等好行市，是我從小就不稀罕長頭髮的。

柳：（假裝驚慌萬分）快閤煞嘴！

順：（急忙捂嘴，但不理解）什麼事大嬌？

柳：那邊飛來了一個屎蜉蝣。

順：我的嘴並沒有張大。大嬌，你就沒有看見董愛妮——說話嘴唇

一動一動的，眼珠一轉那麼大，我真擔心掉出來。鼻寧梁那

麼高，活像是外國人……噫！我想吐，我……

柳：你褒貶人也不到地方，人家多麼漂亮。又年輕，才二十四歲。

順：二十四——都離過婚了。不管怎樣，咱還是三十二歲的鐵光

棍。

柳：離婚也不怨她呀，那是爹娘九歲把她童養給了一個三十歲的

人。

順：不管怎樣，她配我是太沾光了。

柳：好了吧你，賴蛤蟆扎到花椒樹上——簡直癲的不覺了。你不是

就憑去年一畝地產了四百斤棉花，選上了村勞模；到區還沒有選上。

順：四百斤棉花怎麼樣？（伸着大拇指）在全區還是這一份！一年二年裡，還看不透誰能追得上。噢呵，……當然不如你們小爹她爹，他是縣勞模，是大名遠揚的那台縣勞動模範（以上幾字讀的非常響亮）！今年又要豐產千斤玉莢，你怎麼能瞧得起我？

柳：走吧，以後少來，氣着我！

順：我馬上走。不是來找證據，怎麼能讓你老人家臭罵一頓。我早就該走。（往外走）

波：（上，在門口碰上順）別走，別走。

順：你從那裡來？

波：從區長那裡。

順：咱們的增產計劃批准了沒有？

波：沒有。

順：（驚訝地）怎麼？！是嫌咱們的計劃太科學，太詳細，增產的糧食太多？

波：不是，都不是。是因為我們對增產的精神沒有領會。搞錯了山區方向。

順：錯在了什麼地方？

波：聽王區長解釋：增加生產，是提高單位面積產量，懂不懂？單位面積就是……（他很難下定義）……就是一畝地，要提高這單位面積……不，我給你這樣講吧——去年一畝產一百斤，今年一畝要多產。不是開山刨坡——擴大耕種面積。

順：哼！（不悅地）上級是鞭子，咱們是驢，鞭子東搖東有理，西搖西有理，鞭子打的是快驢！

波：不是呀，這個政策對咱山區很有好處，能封山育林。土地有限，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可要擁護哩。

順：好啦好啦，震的我耳朵嗡嗡直響。

波：（被打擊的一愣）好，等你耳朵好癢再給你解釋。

柳：文波，不用和他解釋，他什麼都明白。有空到我們托兒互助組去講，我們愛聽。

才：（上）「沒有千頃地，難打萬石糧。」……

波：沒有千頃地難打萬石糧，這是誰定下來的？

才：這是古人說的——你沒有一千頃地，就不用做夢打一萬石的糧食。

波：你信服這句話不呢？

才：我太信服了，咱們山溝裡就是缺少千頃地呀。

波：千頃地、萬石糧，一畝合產多少？

才：（算不上來）合、合、合，八、八、九、九……

柳：合一石對不對？

波：多少？